



古都 時代下乘載的傳統風情

林育平 文

2018/03/25

簡約不華的傳統和服、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、豐厚雍容的書法藝術，是世人對日本傳統文化的既定印象。睽違十年，日本文豪川端康成的不朽名著〈古都〉再推出電影鉅作，背景設定在四季分明的京都，不僅描繪出這座千年古都的茶道、和服、日本舞踊等日本傳統文化，也標誌出女性在文化傳遞與忠於自我間，必須面對的艱難抉擇。

從京都到巴黎 傳統文化再呈現

《古都》曾二度搬上大螢幕，分別是由中村登（1963）、市川崑（1980）執導；最近一次（2016）翻拍成電影，則是出於新銳導演齊藤由貴之手。若談起未觀看前兩版電影，是否會不明瞭新版所要闡述的故事，這點是不用擔心的。新版《古都》視原著小說為源頭，續寫雙生姐妹分離後的平行人生，敘事焦點落在各自的第二代上，並將場景拉至另一個人人皆知的古都——巴黎拍攝，試圖以國際化的新觀點來看待傳統社會。

新版《古都》圍繞在自青少時期分離後便再也沒相見的兩姐妹——千重子與苗子（松雪泰子分飾兩角），各自與下一代佐田舞（橋本愛飾）、中田結衣（成海璃子飾）之間的母女親情羈絆。承受著媽媽千重子的期望與守舊觀念，小舞徘徊在繼承傳統家業與出國闖蕩間；相較之下，獲得母親支持的結衣，卻因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衝擊，於法國繪畫留學生涯遭受創作瓶頸。故事中活在傳統京都世家的女人們，面對日本文化西化的困境，佇立在家與世界交叉相會的十字路口，正如京都這座古老城市所面臨的西化困境一般。

《古都》再次將日本傳統技藝的精萃呈現在世界面前，電影中出現不少珍貴場景，包括妙心寺退藏院、位於鴨川水源地的岩屋山志明院等等，讓觀眾一睹京都的文化底蘊與歷史。不僅追求畫面臨場感與視覺震撼，片中使用的道具、文化藝能都有講究，更盛重邀請到日本知名書畫家小林芙蓉，在電影中飾演書道指導的老師，與幾百個傳統技藝單位、藝術家、工匠支援，試圖將京都這座城市的形象完美呈現在世界面前。



日本知名書道家小林芙蓉親上陣，為電影《古都》豪氣揮墨。（圖片來源 / 影劇圈圈）

就畫面來說，《古都》確實成功宣傳日本的美，然而就內容而言，整體步調難以跳脫日本文化緩慢的節奏，劇情亦稍嫌空洞，將許多言行舉止過於描寫放大，並太過生硬地將各個文化遺產置入於電影中，與川端康成的原著小說和市川崑所翻拍的細膩程度相比，實為略遜一籌。影片最後將鏡頭結束於巴黎教堂，不知是導演為下一部續集埋下的伏筆，又或是單單為了呈現古都巴黎的美，並且未詳細講述同為古都的巴黎，在面對現代化的衝擊下，做出什麼樣的策略。

承負傳統 時代下的兼容並蓄

以新科技機器織布機運作樣貌做為開場，織出一條孿生姐妹相同的北山杉林圖樣傳統腰帶，縱與橫的交錯和相會、新與舊的衝突和融合，似乎已點破千重子和小舞、苗子和結衣這兩對母女所面臨的命運與遭遇。緊接著一連串局部京都傳統古宅的畫面，讓觀眾仿若穿越時空踏入古色古香的京都，正當沉浸在傳統美好的想像時，又將鏡頭瞬時拉至遠景，赤裸地呈現出現代高樓、公寓包圍傳統宅邸的窘況。開門見山的故事手法與對比式的畫面，幾乎貫穿整部電影，老屋與京都塔、算盤與筆記型電腦、日本舞踊與夜店，各式新舊時代裡最代表的符號與指標，訴說著新舊即使衝突卻又有一套默契共存的方式，正是這個千年古都京都的最佳寫照。





左起為千重子、小舞，身上穿著的傳統和服與洋裝，成了顯明的對比。

(圖片來源 / 影劇圈圈)

然而也正因身處於這樣新舊交融的城市，繼承傳統或跟隨新浪潮，成了主角們所面對的問題。承受著媽媽期望的小舞，無心學習書法、日本舞等傳統技藝，在面試工作時被問到有什麼抱負，卻頓時啞口無言；擔心繼承家業後抵擋不過西方浪潮的衝擊，又摸不著內心究竟渴望的未來為何。另一方面，早早接受西方文化，前往巴黎攻讀現代繪畫的結衣，然離開京都才發現人外有人，即使在日本是出類拔萃，與各國好手相比，不過是等閒之輩。在各自經歷了自我懷疑與追尋之後，主角們重新回到自己的崗位上面對挑戰，即使故事最後並沒有真正說明究竟是要繼承傳統或是接納現代，真正的答案應該在每個人心中，而非僅是一道簡易的二擇一選擇題。

從電影回到現實 重省文化薪傳的價值

如何以新時代的方式保護傳統文化，成了整部片貫徹的核心，即使傳統與現代化看似背道而馳，但根基卻是緊緊相連。片中主角走出京都、放眼國際是第一步，藉由不同的文化洗禮，宣揚或是注入日本文化精髓，才是所謂的傳承與創新。

從京都傳統與現代衝突交融的現況發省，重新檢視台灣。以書法為例，當日本、韓國和中國都開始重視書法，相繼使之成為自己國家的正統文化，台灣卻反而將書法從小學教育中刪除，導致越來越少人有機會接觸書法藝術。除了教育部不重視之外，大眾對於書法文化的認同感極低，因而未能像中國、日本、韓國一樣被民眾視為修身養性的消遣娛樂。

在文化保存方面，台灣確實存有一種鄙視心態，世風導向著年收百萬的高科技產業，年輕人不願投入傳統產業，導致傳統產業式微，尤在台灣新竹這座以高科技發展的城市為鮮明；而現今衍生出所謂的文創，多半是掛著傳承文化的大旗，期望再創造與科技業同等收入的高薪爾爾，即使人們都期望能夠重拾過去技藝、滿足現代人懷舊想像，並結合現代化賦予傳統文化新價值，但仔細想想，文化價值究竟為何？是倍增的觀光人潮又或是優渥豐裕的年薪收入，這些經濟效益所帶來的優點當真能為式微的傳統產業注入活泉嗎？只能說藝術能表現出一國的文化精髓，文化的價值也在在體現出國家價值，哪怕僅存少部分人堅守著傳統文化並思考其價值，如果拓展至身旁他人，這樣的少部分將不再是少數。

《古都》，視為一部對已故大師致敬的電影也好，或是成功行銷京都古色古香之

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@NCTU

夫也能，全部電影想傳達的訊息在於對傳統文化的自省，以及對新世代年輕人的勸戒，願世人在汲汲營營追求現代與高科技的途中，不忘回首看看曾經所孕育自身國家文化的地方。



記者 林育平



編輯 涂易暄